

宁波好书

小小小说的哈姆雷特式之问

——谈岑燮钧小小小说的人物呈现方式

谢志强

大约9年前，我去参加慈溪市作家的作品研讨会。当时，岑燮钧只写随笔，属于文史类随笔，有较厚的文史功底。我信口说：文笔不错，你可以写写小小小说嘛。

岑燮钧一起步，走得就好。当然，他有个惯常的小小说概念——侧重故事的情节。其实，小小小说的首要任务是写人物。小说史，不是故事史，而是人物史，人物形象史。之后，他转为注重人物。其间，他的小小说有时也在“故事”和“人物”之间动摇，像钟摆。不



久前，他拿来三篇新作让我看，我觉得他又重视“人物”了。

小小小说，写人还是写事，差别甚大。这是小小小说的哈姆雷特式之问。当然，“人”脱不了“事”的干系。人与事的关系，怎么把握分寸？若是注重故事的情节，写了“事”的流程，那么，故事就成了箱子，往往把“人”往“事”里装。而且，故事的情节容易归纳，甚至可以抽象为运作的公式。但是，人物的情感难以套用公式，每一篇、每一人，都不一样。单看岑燮钧这三篇小小小说的开头，就能看出是聚焦人物的，切入手法也有独特性。

岑燮钧有自觉的系列小小小说意识，他同时进行着几个系列：族中人、戏中人、古典人等。我在每一年的浙江省小小小说评述中都能遇见他写的不同的人物。此三篇，《长康伯》《二叔》为族中人系列，《僵卧》为戏中人系列。族中人系列显然是以家族的亲戚为原型（我猜，作者也会将熟悉的外人拉进“族中人”），带有经验写作的色彩；戏中人系列则是以多年的文史底子为支撑，而浙东的民间戏文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文化、文气、人情、人性是其小小小说的内在底蕴。

在《长康伯》里，作者对时空的处理，概括叙述和具体叙述详略

得当，围绕着人物的窘境一一展开。退休后的长康伯先是忙着带晚辈，随着晚辈进城读书，他的生活“忙转闲”。长康伯面临一个问题：怎么填补这个“空”？这是一个关于老人难以排遣的生存境遇的问题。空间上，长康伯进了城，由乡村转换到城市，可是，那个“空”越填越大。读者看到其生命在“忙-空-忙-空”间运转，这个过程，实为时间的流逝过程。最后，“兄弟姐妹，只剩自己一个人了”。这样的时空中，呈现出来的是江南老人的典型形象：善良、忍耐、承受。老人习惯了操劳，闲了就找事做，以填补空虚。那个“空”在扩大，但又说不清。

《二叔》开头一句，就悬在全篇之顶：“人瘦成一把骨头，二叔。”作者抛出一个“瘦”，然后一字不写其瘦，读完全篇，却能感觉到“瘦”的存在。为何会“瘦”？全在人物的所作所为，二叔“样样都会，是劳碌命”，属于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那类人。他虽是城里人，却是农民心。“瘦”的是身体，“胖”的是精神，他精神自信饱满，准备自己动手修整要出租的房子。二叔修整房子的目的是出租，用来对冲儿子在北京的房租，达成远距离的收支平衡。此篇的主体写了修整房子的过程，但作者又避开了这个“流程”，着重写二叔

抱着勤俭节约的初心，找材料、搬运，都自己来。削楔子时，还伤了食指。作者写包扎伤口这个细节，带出过期的药和包扎伤口的布，从而感受到二叔心灵的趋向，也是作品情感的流向。文章表面上是写修整房子，其实是写父子间的情感。结尾写二叔敷了药粉，缠了手指，“打了个重重的结”。显然，这是个暂时的“结”。伤和结，隐喻着心结、情结。

若问我更喜欢哪一篇，那么，我选择《二叔》。理由是，它恰到好处地处理了“隐”和“显”的关系，父亲在老家修整房子是“显”的，儿子在城市里租房是“隐”的。岑燮钧调动生活经验的时候，能从容地隐掉“冰下的十分之七八”，只显露出水面上的“冰山一角”——小小小说就是要关注那“一角”。

《僵卧》也表达了“隐”与“显”的关系，以及母亲的生与死（身与影）的关系。此篇的开头，切入很妥当，在一去一回、一下一上之间，展现人生的转折、命运的突变。虽然作者省略了漫长的故事，但读者能够依靠想象加以填补，整个作品的“动”反衬了那个“僵”。

是倚重情节，还是重视人物？岑燮钧已用三篇小小小说作品，回答了哈姆雷特式之问。

荐书

《我读齐白石》



作者	韩羽
出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日期	2021年6月

画柴笔，涉险又能化险。柴笔就器物讲，应说“简单”；从绘画讲，又应说实不“简单”。看那弹性的笔毫，硬挺的笔尖，不同部位的不同质感，显示出画中柴笔的“简单”中的“复杂”。表明了白石老人不仅面对复杂的事物能从“繁”中看出“简”来，所谓删繁就简；而且又能从“简”中看出“繁”来，因为任何事物，简单中都蕴含着复杂。”两位老人在艺术上完成了对话和共鸣。

动画短片《三个和尚》的创作者韩羽先生是齐白石的忠实粉丝，虽年事已高，却对艺术永葆初心。韩羽先生从齐白石画作本身切入，由画理推及文思，由艺术观照人生，由喜爱升华为痴迷，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什么叫真正的“追星”。

艺术的根本是意味，而创造一件艺术精品秘诀在于寻得生命经验和文化经验。白石老人的画作，恰是将两者完美结合并用艺术的形式进行呈现。白石老人画柴笔（接柴拾草之农具），在“难”与“易”的博弈中，化险为夷，将俗物登上大雅之堂。而在韩羽看来，白石老人是“简”

“繁”转换的高手：“白石老人

韩羽先生读齐白石画作后作50篇文。一画一文，文画相生；文画之后，哲思满满。

（推荐书友：郑从彦）

《人间向暖》



作者	姚雅丽
出版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日期	2020年8月

下铭刻的荔枝镜殇……作者轻盈灵动的文字间，隐含着历史的大空间和生活的智慧。于历史遗存、名人故居、名山大川的亲历感悟中，于民间传说、文人逸事、口传历史的丝路神游中，不仅能追溯到这座滨海城市发展的历程和脉络，更能清晰地感知到这座城市背后凝聚的精神力量。

今年7月25日，“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项目成为新的世界文化遗产，让这座城市更添魅力。一座城市独特的“温度”往往由历史、文化、精神、气质等多种因素构成，要感知这些，除了长时间的居住、行走、研读，还需要用心、行细、品味。姚雅丽生于泉州、长于泉州、行走泉州、品味泉州，以一本《人间向暖》为读者呈现一个鲜活生动的“向暖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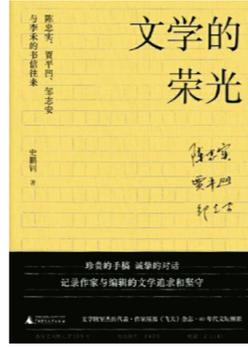
海交馆宋代古瓷上记录的星辰大海，青龙巷闽南老宅里凝结的万千情结，五店市刺围居传出的红颜一叹，南少林禅寺隐匿的刀光剑影，清源山脚

一座城市最纯粹的味道、最温暖的记忆，往往藏在小村落、小街巷的平淡生活里。《茶事》一文，记录了作者在行走与追寻的日子里，品味茶趣、寻幽茶径、沉浸茶乡的往事。美食佳饮总能在第一时间牵出人们的舌尖记忆，在《舌之舞》一文中，作者回顾了传统佳节、家族庆典、宴请亲朋中出现的道道美食，引人口舌生津。而《远去的乡村大戏》更是勾起无限美好的回忆，戏谢幕了，我们走出故里了，却依旧在翘首回望。

《人间向暖》是一部散文集，也是城市传，是一部风物志，更是充满温暖和爱的有情之书。

（推荐书友：李钊）

《文学的荣光》



作者	史鹏钊
出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日期	2021年5月

己的文学创作感悟，在1981年1月12日的回信中提到，最近下乡，贯彻关于责任制的政策，“对于变化中的农村和农民，了解了一点情绪，挺好”。

我们提及某个作家，往往第一时间就会联想到相关的文学作品，随之又会产生疑问，这个作家的创作动机是什么？他除了创作，还会做什么事呢？这些问题在《文学的荣光》一书中可以得到解答。本书以陈忠实、贾平凹、邹志安三位陕西作家与《飞天》杂志编辑李禾的书信为线索，讲述了20世纪80年代陕西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发展状况。

三位文学大家和编辑李禾的来往书信情真意切。陈忠实有时会提到自己的生活琐事，他在1980年3月12日的回信中说，“春节前后，我的爱人突然病倒，一月多来，我的学习和创作基本停顿了，思想颇多负担”；他有时也会谈及自

贾平凹则常在信中流露希望李禾给予写作指导的意愿和对于李禾的感激之情。他在1978年3月底的一封信中写道，“望多联系，多多指导，帮助我长进可能大些”。

年轻的邹志安则在信中不时倾诉自己的写作烦恼，他在1984年的一封信中，详细叙述了自己的家事和兼任县委副书记过程中的不愉快。编辑和作家的情谊由此可见一斑。

在作者史鹏钊关于作家生平客观描述中，陈忠实、贾平凹和邹志安三人的非虚构形象跃然纸上：陈忠实如同大地的泥土，刚正而质朴；贾平凹如同山中的奇石，怪异而神圣；邹志安如同田上的风，热烈而奔放。

在以书信为主要通讯工具的时代，三位陕西作家以及以李禾为代表的编辑们，用文字构筑起一座精神的殿堂，一砖一瓦渗透着无尽的情感，映照陕西土地的文学荣光。

（推荐书友：金夏辉）

欢迎加入宁波日报书友QQ群：98906429

品鉴

自在草花令人迷

——评《如看草花：读汪曾祺》

虞时中

《如看草花：读汪曾祺》是80后“汪迷”毕亮用10年时间读汪曾祺作品所感悟的结果。汪曾祺之子汪朗在该书前言中说：“每个读过汪曾祺作品的人，都会有自己的感受，但是，将这些感受诉诸文字，还能让别人读着有些意思，就不是人人能做到的了。”在闲暇之时，翻看这本书，自然能够看出很多有关汪曾祺的趣事。

作为一个老少咸宜的作家，汪曾祺广受读者欢迎的原因，除了作品本身之外，还有他豁达的性格、淡然处世生活中遇到的一些困难和不堪的态度。毕竟在本书第一辑《汪曾祺的朋友圈》里，通过各位名家之口，凸显了一个可爱的老头。铁凝通过回忆和汪曾祺的交往，写出了她心目中的汪老：“一个连马铃薯都不忍心敷衍的作家，对生活该有怎样的耐心和爱。”而在王安忆看来，汪曾祺是“洞察秋毫便装了糊涂，风云激荡过后回复了平静，他已是世故到了天真的地步。”

而豁达的老头还喜欢助人。1991年，汪曾祺参加《中国图书评论》杂志召开的书评写作座谈会发言时说：“我有时也写点儿书评

之类的东西，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年轻人。”汪曾祺是不大会拒绝人的人，所以年轻作者写了东西，“求到了，我只能帮他们写序，愿意为他们写评论”，为的是“希望扶持他们更快地成长”。这样的老头，谁不喜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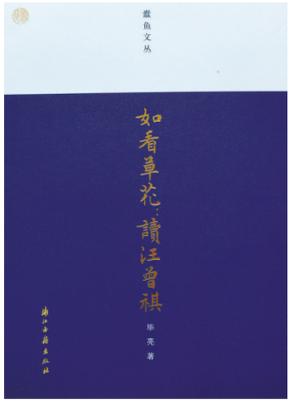
有趣是汪曾祺的又一个鲜明特点。当年汪曾祺去研究站，坐的是牛车，牛车走得很慢，他“就躺着看看蓝天，看看平如案板的大地——这是‘大地’，大得无边无沿”。在《汪曾祺的书画》一文中，写到汪曾祺写字作画不索报酬，曾有读者寄去润笔费求字求画，他却把钱退回去，并附信一封，画一幅。还有一次，他给青年作家乌人写了幅有题款的条幅，有人想买，乌人没有答应。后来汪曾祺得知此事，竟奇怪为什么不卖：“卖了，我还可以给你写嘛。”这样的老头，不仅有趣，而且可以说是有趣得可爱了。

豁达、有趣的老头其实更有认真、细致的一面。书里有一个故事让人印象深刻：评论家李国涛向汪先生求画，汪先生给他画了一幅牡丹，因为“着色上似乎出了点问题”，故而重新画了一幅墨菊给李国涛。汪先生去世两年后，家人整

理遗物发现了这幅“牡丹”，重新寄给了李国涛。通过比较两幅画，李国涛说：“汪先生平常很随和，甚至随便，在这些小事上却不愿凑合。毋宁说，事关艺术，他总是十分认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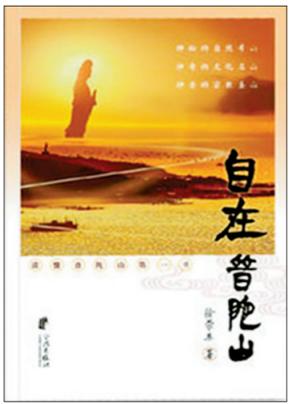
读了10年，作者自然读出了一些门道。比如在《一湾流水和白云一片》中，作者说：汪曾祺作文，向来不拘束，没有套路，感觉像是天马行空、随性而为，却又鲜有废话。你把单独的句子，一句句地拆开了读，感觉平淡无奇，宛如清汤寡水，让人食趣全无。但就是这些个寡淡的句子一旦连起来，一下子就于无路处现出了奇景，让你不得不惊奇于汉字的奇妙和作者的鬼斧神工。汪曾祺自己在一些篇章中说得更是明白透彻，他说，语言的美不在一个句子，而在句与句之间的关系。语言像水，是不能切割的。

《如看草花：读汪曾祺》更多的是让读者感受到汪老的气质和富有人间烟火气息的生活态度。在《行色匆匆——汪曾祺的伊犁行》中，作者写汪曾祺随遇而安惯了，对一切看得比较淡，如果没有邓友梅、郭从远的文章，仅从汪曾祺的文章中是无从如何也看不出这一路上的“艰苦”。在邓友梅笔下，



天山之行很是艰辛，有时因为借不到车，关在旅馆中几天无所事事。有时车借到了，司机大老爷却架子很大，拿他们当盲流对付。从乌鲁木齐去伊犁时，因为司机带的私货太多，于是把汪曾祺塞在大箱小包的缝中，还对他说：“老头，你给好好看着点！”即便这样，汪曾祺仍感到幸福天降、乐在其中。《新沏清茶饭后烟》一文，写汪先生喜欢喝茶，但是毫不讲究，对茶叶不挑剔，绿茶、花茶、红茶、沱茶、乌龙茶，但有便喝。

就像在《草花集》自序里，汪曾祺写：“辛苦了一天，找个阴凉的地方，端一个马扎或是折角的藤椅，沏一壶茶，坐一坐，看看这些草花，闻闻带有青草气的草花的淡淡的香味，也是一种乐趣。”同样，《如看草花：读汪曾祺》也如一片自在开放的草花，给读者带来了许多乐趣。



上，擅长精短之句。如“月夜莲池，点亮心灯”“圣人无语，尽在不言”，用四字短语，显得简洁有力。作者还善于引用、点化诗词，如“山当曲处皆藏寺，路穷穷时又逢僧”“人世有东西，佛性无南北”等，增强了作品的内在之美。

作者写景、写人、写历史、写文化，需要相应的文化储备与积累。据作者说，为了写好《自在普陀山》，除了行走体验，还阅读了不少佛教方面的图书。因为有了积累，创作时自然而然从心中化出。

写出心中的思与悟

——读徐荣木散文集《自在普陀山》

白马

继《漫游舟山群岛》在书市热销后，徐荣木先生又推出了《自在普陀山》，新作同样得到读者广泛好评。

我认识徐先生早在20多年前，他为人真诚大度，是一个在文学创作上有自己思考的人，一步一个台阶，至今已出版8本文集。《自在普陀山》是一本传统纸质媒介与现代科技相融合的图书，读者只要扫一扫封底二维码，可显示普陀山全景影像和自助导游系统。在当今文坛，一部散文集能够热销，且兼顾不同的读者群，不可多得。徐先生文学创作上的成功，引起了我的思索。都说熟悉的地方没风景，徐先生能在熟悉的地方写出另一番风景，是这本书独特的价值所在。

《自在普陀山》是用文学笔法解读普陀山，聚焦一个对象，写好一二篇容易，要写好一部专题散文

集实在是没有难度的，但徐先生做到了。本书不但可读性强，有趣有味，且让人获得审美的享受和心灵的新突破。

游记作品写好不容易。正如作者所言，“普陀山悠久的历史，厚重的文化底蕴，要写好它，就必须弄懂它，只有把写作对象真正读懂了，领悟了，融会贯通了，从中间流淌出来的文字，才可能是鲜活生动的，有情感有思想有境界。”作者一次次深入普陀山，几乎走遍了岛上每个角落，尽力做到边游边拍边思考，将所见所闻所思凝聚成笔端，将内心的情感和境界转化为一篇篇行走的文字，这样的文字才有灵魂与思想。

作者用文学的情怀去感受自然与人文，讲述风景名胜背后的故事，透视海天佛国最本质、最美、最引人入胜的元素。游记写作，不能仅仅是游而记之，而是要在作品中有自己独特的切入角度，融入自

己的见识、思想、感悟。如《古佛洞》一文，作者尽可能回到历史现场，把仁光法师成为“肉身菩萨”的来龙去脉用故事的形式反映出来，增加了作品的可读性与厚重感。普陀山庵堂众多，庵堂已成为普陀山文化的一张生动名片。作者在《庵堂》一文中对其作了今昔对比，客观公正地反映庵堂的历史和现状，阐述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墨僧》一文，让人感受到，墨香更增添了普陀山文化的内涵与魅力。在《洛迦山》一文中写道：“有一部分人乃是心态浮躁、急功近利的名利之客，只求菩萨照顾，不求自身精进修炼，更谈不上立德、立功、立言，奉献社会。海上卧佛有知，能不叹息！”可见，作者避开了一些游记散文创作的俗套手法，写出了心中的思与悟。

在笔法上，作者注重叙述与抒情相结合、描写与哲思相融合，做到尽可能的从容有致。在语言表达